

在异乡与故纸之间

□南京 张璐

2025年6月,我来到南京。这是一座满街梧桐的城市,六朝的烟水气浸润在每一条巷弄里。我拖着行李箱从南京南站出来时,正值梅雨初歇,空气里浮动潮湿的草木气息。

彼时我还不知道,这座城市的石砖之下,埋着多少等待被唤醒的记忆——正如我还不知道,一本即将到来我手中的书,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成为我安顿身心的那根锚。

我是做史志编辑的。这行当说出去,旁人往往露出茫然的神色,我便补一句“就是编地方志的”,对方便点点头,仿佛懂了,又仿佛更不明白了。其实也不怪他们,史志工作枯燥、琐碎、默默无闻,像是历史长河边上一个安静的淘洗者,一簌一簌地筛着泥沙,只为留下几粒金屑。

过年前几天,领导给了我一本书,说:“这是吕佐兵先生的书,咱们史志工作者的前辈,你好好读一读,学一学。”第一眼看到,墨绿色的封面上,“篋筒存贝”四个字竖列于中央,左侧一列字为“史志修编诗选”。书脊上还印着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名字,分量沉甸甸的。我翻开扉页,本想既是同行前辈的著作,闲暇之余定要翻翻,谁知一读便放不下了。

又逢柳节

□湖南长沙 陈蓉

韶光流转,清明又至。二十四节气里,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,唯有清明。古时的清明,还有个雅称,叫“柳节”。

清明前后,柳树开始抽枝发芽。水畔河边,一株株柳树垂下细长的枝条,嫩黄的柳芽儿在风中轻轻摆动,像是刚从睡梦里醒来。柳的生命力极强,折取一枝,无论纵横倒顺,插进土里便能成活。古人早就发现了这一点,“柳”又与“留”同音,于是折柳赠别,便成了最深的牵挂。《诗经》里那句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”,道尽了离人心中说不出的不舍。

然而清明插柳,不止于惜别,更关乎生存。北魏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中写道:“取柳枝著户上,百鬼不入家。”古人相信,柳是“鬼怖木”,能驱邪避祟。清明祭扫,百鬼出没,插柳于户、戴柳于首,便是护身之法。柳也是一味良药。古人认为柳枝可以降除瘟疫,清明时节“插柳于门外,以辟不祥”,便成了代代相传的习俗。

这一风俗,流传最广的说法,与春秋时期的介子推有关。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流亡十九年,功成之后却隐居绵山,宁被烧死也不肯出仕。据说他死时,曾背靠

做自己的光

□福建福州 郑艳君

同事在朋友圈连续发了好几条舞蹈视频,古典舞的柔美之姿不禁吸引我定睛看了好几遍。这时,一旁的母亲凑近,问:“看什么这么认真呢?”我把手机移到母亲面前同看。“我这位同事才学古典舞不到一年,就已经跳得如此轻盈灵动了。”我的语气里充满了羡慕。母亲看得十分认真,接话道:“年轻时,我也跳过,最喜欢的还是古典舞。”这句话轻飘飘地落在我耳边,但从母亲的眼里,我看到了光。我忽然意识到,母亲曾经也是一名站在剧院舞台之上熠熠生辉的舞者……

我放了一段舞蹈曲目,母亲随之起舞。她张开双臂,交叉双脚,踮起脚尖,每一次转身都干脆利落,每一次凝眸都充满了坚定与温柔。豪迈挥臂与柔和转腕间自由切换,虽不及年轻舞者腰身柔软,但她专注身影里散发的一个自由的灵魂。此刻,她卸下了任何身份,只做自己。

吕佐兵先生也是史志工作者。这本书里收录的,主要有跋杂俎、笔存摺拾、发言应对、志乘评说、诗联题记、附录特载等等。书名取得极妙,“篋筒”是收纳的竹器,“存贝”是珍藏的贝壳。他将史志修编比作海边拾贝,那些散落在时光沙滩上的碎片,被一枚一枚拾起,擦拭干净,收进筐中。这个意象让我心头一动——这不就是我们这群人每天都在做的事吗?

然而真正让我震撼的,是读到这本书的序言和跋文时,窥见的那条漫长而传奇的人生轨迹。吕佐兵先生在自序中写下一句让我久久无法释怀的话:“我本一苦娃,幡然成今我。”他说自己本是苏北乡野间一个命途多舛的孩童,自幼随双亲颠沛流离,历经逃荒乞食之艰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得以由小学而至中学,由中学而升入大学,终在学成之后参加工作,成为一名国家干部。八十多年间,经受了多少冻饿煎熬、悲苦辛酸,又遭遇了多少欢喜欢乐、幸福温暖。

那一瞬间,我忽然觉得,旧居与新舍、过往与当下,在这一盏灯下,都通了。原来天下的修志人,都在同样的深夜里,对着同样的残编,做着同样的事。书中有一篇《让历史记忆在这里定格延展》,详细记述了栖霞方志事业的拓荒历程,这也恰恰印证了吕老同窗赠诗中那句“呕心沥血无寒暑”,

原来不是夸张,是写实。读到跋文时,吕先生谈到了古人云“人生三不朽”——立功、立德、立言。我也忽然理解了这本书为什么叫《篋筒存贝》——或许它不是要成为什么不朽的经典,只是一个人,在海边拾了一辈子的贝壳,把它们收进筐里,留给后来的人看看。这份谦卑背后的自信,这份低调背后的深情,让我这个后辈读来,既惭愧又温暖。

如今,我来南京近一年了。书桌上方志资料堆得越来越高,我也渐渐能辨认出这座城市的脉络。那本《篋筒存贝:史志修编诗选》就静静地安放在我的桌上,素净的封面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。我知道,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,或许也有另一个史志工作者,在灯下翻看资料,写着稿子,在故纸堆里打捞着属于这个时代的记忆。隔着时光和地域,我们在同一盏灯下,做着同一件事。

这也许就是阅读对我而言最深的馈赠——让我知道,我从未孤独。



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。
烟火人间,百姓情长,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碗沿上的豁口

□江西南昌 陈松

厨房的碗柜最底层,塞着一只豁了边的粗瓷碗。碗沿缺了一小块,像被谁啃了一口,缺口处的瓷碴子早就被岁月磨得圆钝,摸上去倒也不扎手。它如今只被用来盛放淘米水,泡着些准备炖汤的干香菇,浑浊的水面上浮着几粒米屑,和它当年锃亮的模样,完全不同。

这碗的来头,得追溯到二十年前。那时候家里添置新碗,母亲特意去集市上挑的,说是江西景德镇过来的货,瓷实。刚买回来时,它通体雪白,釉面光亮得能照见人影,碗底还绘着几笔淡青的兰草,朴素却耐看。每逢家里来客,母亲总把它端上桌,盛满喷香的红烧肉,油光在白瓷的映衬下,显得格外诱人。那时候,它可是碗柜里的“主角”,谁见了都夸一句“好碗”。

可好景不长,一次洗碗时,我不小心让它磕在水槽边,瞬间就缺了口。母亲心疼地“啧”了一声,却也没舍得扔,说“还能用”。从那以后,它的地位一落千丈。盛汤的活儿轮不到它,怕洒了汤汁;招待客人的差事更与它无缘,怕掉了面子。它渐渐被挪到了碗柜最不起眼的角落,先是用来盛咸菜,后来咸菜也不让它盛了,干脆就沦为了泡发食材的“专用碗”。

我时常在做饭时瞥见它,泡在浑浊的水里,昔日的光亮被水渍浸染得黯淡。偶尔会想起小时候,用它喝母亲熬的米汤,热乎乎的米汤顺着碗沿流进嘴里,那时候它还是完整的。

前几天搬家,收拾碗柜时,我把它拿在手里掂了掂。它比新碗轻了些,或许是釉面磨损的缘故。妻子在旁边收拾东西,瞥了一眼说:“这破碗留着干吗?扔了吧。”我下意识握紧了它,碗沿的豁口硌着我的手指,有点粗糙,却莫名踏实。“留着吧,”我把它重新放回新碗柜的底层,“好歹是个念想。”

有些念想,不就是藏在这些不完美的豁口里吗?就像那些被我们遗忘在时光里的旧物,它们或许不再光鲜,却承载着最真实的过往。

老街新生

□南京 魏鲲鹏

漫步在迈皋桥沥青路上,穿行于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,眼前便是新生的老街了:两侧修缮一新的民国风貌楼宇,灰色墙面以红砖勾勒出腰线、门廊与窗台,兼具艺术与实用性。冬日暖阳下,处处窗明几净。街上人头攒动,一切井然有序。

站在老街集市的拱形门廊下,目光试图穿透那灰红砖块交织的立面,回溯更早的流光。

明清时,这里是水陆要冲,古驿道上驮粮运瓦的车马,该是扬起了怎样蔽日的尘烟?乾隆年间的百岁坊默然伫立,看尽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。

及至民国,茶馆里氤氲的水汽、酱园中飘散的醇厚豆香、铁匠铺叮当不绝的锤音,还有那“人、畜、车、轿混行”的鲜活市声,共同织就一幅再难复刻的市井长卷——那是一种自发的、裹着泥土气息的、蓬勃的生命力。

这一切都随着1937年那场惨绝人寰的浩劫而毁灭殆尽,此后经年,老街在计划与市场的浪潮间浮沉,供销社的招牌亮过,个体户的炉火又重新燃起。它像一位坚韧的母亲,容纳着露天菜场的泥泞与吆喝,忍受着南十里长沟二支的污浊,在倚门出摊的杂乱中,艰难地滋养着一方百姓的柴米油盐。

真正的蜕变,始于近年来政府系统推进旧城更新,对老旧小区实施出新改造,启动老街综合整治工程。现实中,不再只是粉刷墙面,而是“一幢一景”地追溯民国风貌的肌理;不再头痛医头地疏通河道,而是以“生态治理”的系统思维,让河流蜕变为碧波照影的景观廊道;地下是综合管廊与雨污分流,地上是智能井盖与信息亭。

交通的梗阻被地铁脉络与快速路网彻底疏通,老街不再是那个必须挤过去的“关口”,而成了可以闲庭信步的“节点”。这分明是一场关乎历史尊严、生态伦理与生活品质的文明洗礼。

如今的老街,是恬静的,也是热闹的。恬静在于其井然,潺潺流水声取代了往日的喧嚣;热闹则在华灯初上时悄然绽放。老字号的食肆里,黄桥烧饼的香气穿越百年,与年轻网红店飘出的咖啡醇香奇妙交融。文创店铺的暖光,映着游客手中把玩的物件。

老人们坐在仿民国的亭廊下闲话,孩子们在街角的小游园里嬉戏。历史遗存、生态景观与现代商业,和谐共鸣。

离开时,华灯已上。老街浸润在一片温暖而明亮的光晕里,既清晰地勾勒出今天的轮廓,又温柔地包裹着所有昨天的故事。它静静地躺在南京城北的怀抱中,不再只是因“卖糕”而得名的“桥”,而本身,就成了一座桥——一座连接着厚重过去与辽阔未来、市井烟火与文明诗意的桥。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,进入文化+频道
青石街专区,或扫描下方二维码

